

## 一、巴且氏族内分四个亚氏族分衍情况

阿海是巴且、洛木、朱尔、热柯等黑彝氏族的共祖。阿海补尔是巴且氏族之祖。从补尔——阿抵——孜古——阿依——搓品——吉石的六代中，都是独儿子，没有分支。在这六代中，阿依搓品最出名，他是一位富裕的氏族头人。阿依搓品先娶了一位土司之女为妻，无子撑门。故又娶了一位黑彝马氏（“马”是译音）之女——阿诗木呷为妻，生有一子叫吉石。吉石娶了一位土司阿卓氏族之女——阿卓莫阿妮为妻。1956年民主改革之前，巴且氏族所属曲诺阿呷氏族，就是阿卓莫阿妮带来的一个奴隶之后裔。吉石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叫比克，次子叫约沙，三子叫约莫，幼子叫阿木。这便是巴且氏族的四个亚氏族之祖。在其它黑彝氏族中，各亚氏族的地位不等，而我们巴且氏族可不是这样的。这四支亚氏族从地位上是平等的，任何一支不得歧视另一支，故说：“马有四蹄，一蹄不小、一蹄不大；吉石有四子，一家不大，一家不小。”

### （一）巴且氏族比克亚氏族

巴且氏族之祖——补尔、阿抵、孜古、阿依、冲拼五代居于今昭觉县周围的木获山一带；吉石、比克两代迁居今昭觉县比尔区一带。吉石的长子比克娶了一位土司依火氏族之女——依火铁久莫阿尔为妻；解放后民主改革前，巴且氏族比克亚氏

族所属白彝依火，阿都、阿来等氏族，便是依火铁久莫阿尔带来的奴隶之后裔。她生下两个儿子，长子叫博布，次子叫吉章。两个儿子还没有长大，她就去世了。后来比克又娶了一位土司马布零氏族女为妻，生有一子，名叫茨布。

相传，比克的后妻是个贪婪心毒的人。平常她与她的亲生儿子吃好的，而比克前妻的两个儿子博布、吉章二人吃孬的。

有一天，博布、吉章二兄弟放猪回来时，后妈对他俩说：“今日杀了一只鸡，快到柜子里去拿来吃。”两人打开柜子，见是满满一钵鸡肉汤。博布高兴得伸手要吃，而吉章是一个聪明的小孩，他想，后妈平常虐待他俩，为何今天一反常态，对他俩这么好呢？他觉得有些不对头，便叫哥哥博布不忙吃。他俩叫来了平日对他俩很好的呷西老大爷。呷西也觉得奇怪。他便拿了一根象牙筷子在鸡肉汤里搅了两圈，鸡肉汤顿时起泡，他又试着拿了一块鸡肉给狗吃，狗当场就被毒死了。

比克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，他的后妻这样对待他前妻的两个儿子，他还是仍然把后妻留下当家。

后来，博布、吉章二人都长大成人了，这与呷西老大爷的照料是分不开的。

博布、吉章、茨布这一世代，居于巴且节姑——昭觉比尔区一带。其后裔迁居四方，具体如下：

比克——博布——尔工一支里，尔工——阿克——如尔——约曲——使户——徐比——尾古——尼哈——伍机一支，从尾古一代迁往今喜德县拉克区深沟乡居住至今。这支中，尼哈最出名，是巴且氏族首领；还有尔工——阿克——如尔——约曲——使户——拉斤——拉土——吉克——瓦若——依木一支从拉斤一代迁居喜德拉克，到瓦若一代又迁居喜德深沟。这支的吉克是与上述尼哈一同出名，威性不相上下的同一时期的

巴且氏族首领；除这两支外，博布——尔工的其它众多支系都居于昭觉县木荻山一带。

博布有二子，尔工便是长子。尔工这支，居于昭觉的与阿硕、瓦札、马、洛木、罗洪、果基等黑彝氏族通婚。迁居喜德拉克的拉斤、尾古两支与罗洪、瓦札、苏呷、惹依、果基、洛木通婚。尔工这支，在解放初期有“苏依”即氏族首领：巴且尾古·尼哈、巴且拉土·吉克、巴且尔红·索布、巴且达爷·阿果、巴且长莫等若干人，他们个人简况如下：

尾古·尼哈、拉土·吉克两家住在喜德拉克时，两家都很富有。从他俩家所占有的娃子即奴隶、牧畜来说，是喜德的其他黑彝氏族都比不上的。长近二十里，宽十余里的拉克坝子里的田地均属他俩家。再加上私下做点象鸦片烟之类的生意，故在经济上，在当时是不可一世的。以至在民主改革时，拉土吉克家用三匹马，尾古·尼哈家用五匹马，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白银驮到山里埋掉，至今还无人找到。他俩为何这样的富呢？其原因是，他俩与邓秀廷的关系很好，一直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。在汉区解放时，邓秀廷的侄子木干巴迁之小妻逃到尾古·尼哈家避难，时间长达一年之久，吃住全由尼哈家供给。随着经济的富有，他俩人在氏族乃至整个地方的人们中的威信逐渐提高，最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巴且氏族首领。在民主改革时，巴且尾古·尼哈在喜德县政府任职，到1957年去世，终年六十二岁。其后裔居喜德拉克。巴且拉土·吉克在民改时就去世，终年五十四岁。其后裔迁居喜德深沟。

巴且尔红·索布一家世居昭觉木荻山一带，木荻山一带是巴且氏族长期聚居之地。在此地，巴且氏族势力很强。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，巴且氏族与昭觉地方国民党政府矛盾日增。到1940年秋，木荻山一带的巴且氏族攻打国民党昭觉县政府。尔

红·索布就是谋划者之一。他在 1949 年去世，终年七十三岁。其后裔迁居木荻山一带。巴且达爷·阿果是昭觉巴且氏族的首领，也是昭觉巴且的富翁之一。现昭觉县府有些土地从前是属于他家的，民主改革时，政府用白银向他妻儿购买了这些土地，巴且长莫，现系昭觉县政协委员，年近八十，记忆力尚好。他是以记背系谱而出名的氏族首领，他不仅能背诵出巴且氏族的系谱，而且还能背诵整个曲涅部落的系谱。

博布次子吉足一支，是巴且瓦札战争中巴且一方的主力。战败后，四处迁居。所以，分散居住。博布——吉足——芝葛——吉红——丁底一支迁居喜德深沟。吉红——机红——轰机一支迁居越西中所区南箐乡。吉红——机红——升曲一支迁居冕宁后山。吉足——尔工——尼洛——吾尼一支迁居喜德拉克，吉足这支小氏族中，只有这家没有参加巴且瓦札战争，从吾尼——丁底一代就迁到此地。吉足——尔工——尼洛——洛布——户坚一支迁居喜德深沟，尼洛——洛布——伟工——阿付一支迁居昭觉木荻山。尔工——尼洛——阿苏——伟冈一支迁居木荻山。尔工——尼洛——阿苏——瓦角，从瓦角一代迁居盐源（县城城郊）。这支小氏族中，迁居昭觉的与阿硕、瓦札、马、罗洪黑彝氏族通婚；迁居喜德的与苏呷、惹依、果基、罗洪等黑彝氏族通婚；迁居盐源的与罗洪、洛木等黑彝氏族通婚。

博布吉足这支，在巴且瓦札战争结束前，都居于“巴且节姑”。在巴且瓦札战争之前，大部份都很富裕。但在战争期间，许多牧畜被瓦札赶走或自己用来交换枪枝弹药及宰杀。战争结束时，所剩无几。再一，土地无人耕种，或很少耕种。因为，男人们拿起武器去打仗，而女人们不敢在白天去劳动，害怕被逮去做人质。所以，这支小氏族的人家，经过这场战争，

全部都很贫穷。但在战争中，涌现出许多“扎拷”式的“苏依”，即打仗勇敢而成为氏族首领的英雄。这些人是：巴且吉他·尔合、巴且爷加、巴且尔尔·作哈、巴且作哈·比尔，巴且根图·莫沙等。他们个人简况在本文“巴且氏族战争史”一节里述之。

吉石·比克之次子吉章一支，分衍八支：长子吉华、次子阿隶、三子翁邱、四子阿尔、五子巴各、六子谱车、七子约介、八子由于绝嗣，无人知道其名。吉章这支从吉华一代相继从“巴且节姑”迁居木获山一带。只有一小部定居“巴且节姑”，这小部参与巴且瓦札战争，战败后随博布吉足的阿苏瓦角一支迁居盐源。居木获山者，与阿硕、马、瓦札结亲；居盐源者，与罗洪、洛木结亲。居木获山一带的，在民主改革前有好几家富有，也有许多有名的氏族苏依。如：巴且克其、巴且伍沙（现昭觉县政府所在地昔日是他家的，1953年政府用白银购去）、巴且木呷，巴且威爷（昭觉县最富的一家）、巴且科哈、巴且色都（他们的土地都在1953年被政府用白银购去）。

博布之幼子茨布一支见后（本章“本小氏族及个人家世”一节）。

## （二）巴且氏族约沙亚氏族

吉石次子约沙一支住色则拉达即现越西县中所区一带，故云“分出吉石约沙、住色则拉达”。意思是说，从约沙一代就分支居于越西中所一带了。在民国初期，吉石——约沙——阿斤——阿嘎的曲拉声足一支迁居喜德深沟则古村（后来，曲拉

声足之后裔，返迁越西原地)。其余大部迁居越西中所。吉石约沙这支与果基、罗洪、阿侯、苏呷、惹依等黑彝氏族通婚。

现在，除盐源的巴且汉姓岳而外，其余各地的巴且都随汉姓张。这是从作都依达一代开始的，他的系谱是：

吉石——约沙——阿斤——尔嘎——比足——翁英——格则——足邱——作都——依达。

依达（清朝末年人）精通汉语，与越西县城的一家姓张的汉族相结识。逐渐有了深厚的感情（友谊），于是，他便拜张老人为干爹，他也就成为张老人的干儿子，名曰“张依达”（此后，巴且氏族成员都以“张”做为自己的汉姓）。从前他是个社会上的游子，至此，他的胆量就更大了。因为，他有了靠山（张家系地方豪绅）。以后，他依仗张家之势，为所欲为。

经深沟、小相岭，及中所，有一条大马路，是贯穿凉山南北的重要交通线，路上常有马队来往。有一次，一队人马，运送一批金银路过这里。消息一传开，瓦札、罗洪两家各带三十多汉子，前去抢劫。张依达也带了十余人前往。这三支队伍的头人们，在小相岭丫口上集会相约：三支队伍，哪支抢到，算哪支的，不准互相侵占、互相干扰。会后，张依达对瓦札、罗洪两支头人说：“你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战利品定是你们的，你们可大显身手。我们只能在后面观战喽。”罗洪、瓦札的两支队伍埋伏在前两道上，巴且的队伍埋伏在最后一道上。没等多久，运货的马队来了。只见前有一排卫兵，手持长枪扬长而来，后面紧跟着二十多匹马，全驮有货物。罗洪、瓦札两支队伍先后开了火，不久，罗洪、瓦札两支队伍抵挡不住，相继败退下来。这时，马队放心地向巴且队伍的埋伏圈走来。待走近时，张依达一声呐喊，十几个汉子同时向马队开枪。马队猝不及防，当场被击毙大半，其余人马被俘虏（这些俘虏后被他送

给其他巴且氏族当奴隶)。张依达抢走了全部货物(货物有许多是黄金白银)。从此以后,张依达不愿意娶妻,而经常组织人马,到处抢劫。有一次,他抢了一家汉人,触犯了越西城里的豪绅,由于当时张老大爷已去世,汉人们组织了兵丁,向他家攻来。他急急忙忙带着十余人逃到山上(小相岭北部),汉兵也紧追不放。他逃得无路可走时,想了一条妙计。在一个山包上,他领着那十余人在山包上绕圈子,这样连续不断地绕,汉兵以为有很多人,便被吓退了。

后来,在一次抢劫中,他又触犯了木迪黑彝氏族。有一天上街时,他被木迪氏族的人暗杀了。张依达死时,无妻无子。加之越西的汉人对他恨之入骨,便支解了他的尸体,还用他的血搅在泥里塑了一个像以泄胸中之气。这像立在越西县城郊。后来,巴且氏族认为这像象征着绝子断孙,在民国末年把它毁了。

越西中所一带,住着普米族和汉族,也有少量一些的彝族。后来普米族向西迁居。约沙这一支便迁居普米族住地,与汉人杂居。现有一小部份氏族后裔已几乎不懂彝语了,但仍然沿袭着彝人习俗。在民国初年,曾有一位巴且跟着汉人,住在重庆(后卒于重庆)。由于约沙这一支常与汉人打交道,受汉人之影响,在解放后,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。如:现任凉山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巴且瓦体之父、现任凉山州文化局局长巴且作哈之父(曾任越西县县长,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)均属政协委员,搞统战工作。居于喜德深沟乡的比尼之子阿康莫也是受人尊敬的巴且“苏依”,在民主改革时,被选为喜德县人民代表,并兼任深沟乡乡长。这样的人还有许多,在此不一一例举。

### （三）巴且氏族约莫亚氏族

吉石三子约莫一支从约拼一代迁居星夺拉达即喜德拉克乡一带，故云“分出吉石约莫，居于星夺拉达”。从吉石分衍出来的四支中，这支人口最少，一共只有四户人家，十五口人。现两家人住喜德县拉克乡，另外两家人已迁居冕宁石龙乡。这支主要与罗洪、瓦札、果基等黑彝氏族通婚。

喜德拉克一带，据说远古时候，是朴苏人居住之地。如今还有些洞穴，四面都用大石板砌成，穴高不足一人或高于一人不等。有人说，这是他们的住房；也有人说，这是他们的墓穴。

关于朴苏人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相传，朴苏人九个月当一日，九个月当一夜。一次，有一位老头，骑着一匹马儿路过朴苏人住地时，正当天黑了。于是，他来到朴苏人家要求借宿一夜。朴苏人对他说：“亲家客人，你在我家吃了饭，就到别人家去住吧，我们朴苏人一睡就是九个月”。客人说：“没关系，你们啥时起床，我便啥时起床。”无奈，朴苏人让他住下来了。可是第二天天亮以后，朴苏人还是长睡不醒。这样连续过了几天，他便想走。然而，朴苏人的住房是牢固的石洞，他无法走出去。他吃完了所有的粮食，几个月以后，朴苏人起来的时候，见那人已经死了，只剩几根白骨。

后来朴苏人消失了。这里又迁来一些民族。如普米等。当吉石约莫一支迁到此地时，还有几家普米族。以后，他们陆续迁走。于是，巴且约莫亚氏族，就在此地开垦荒地，发展家业，一度成为巴且氏族的四个亚氏族中最富的一家。“吉石四子，最富者数约莫”。到民国初年，由于人口少，家业逐渐衰落。

#### (四) 巴且氏族阿木亚氏族

吉石幼子阿木，居于比尔拉达即今昭觉县比尔区，云“分出吉石阿木，住比尔拉达”。在明朝中期，翁曲——拉日一支迁居喜德深沟，现其后裔仍居此地，翁曲——索迟一支，翁曲——约拼一支的大部份已迁居盐源。翁曲——约拼一支的小部份和翁曲——尼波一支仍居比尔，1927年曾经参加巴且瓦札战争。其中，不少的小氏族被瓦札灭绝，如：助莫——尔日——哈加——局者——拾次——子哈——比莫日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在民主改革前，居于喜德深沟的巴且盘拉，是吉石阿木一支最著名的“苏依”，他之所以成为著名的“苏依”，不仅因为他聪明伶俐、能说善道，更重要的是有很强的经济实力。在民主改革前，他家占地近百亩，拥有白彝、阿加、呷西近百人。他本人于民主改革初年病逝。由于他的威信，民主改革时，他的儿子盘拉依伙进了县政协，至今。

#### (五) 本小氏族的情况

本小氏族属比克亚氏族，是巴且比克之幼子茨布一支的后裔。从茨布到我，已有九代了。茨布前妻是土司“马布零”氏族人氏，生有六个儿子，长子叫翁坡，次子叫吉思，三子叫翁者（就是我们这家），四子叫阿石，五子叫阿助，六子叫布韦，后三者现已绝嗣；茨布后妻是俄尔黑彝氏族人氏，生有一子名叫莫坡。莫坡还不满一周岁时，茨布就去世了。茨布去世时，前妻的六个儿子已经长大了，六兄弟身强力壮，说力有力，说财有财，便依仗自己的势力，横行霸道。有一天，他们兄弟六

人走在路上，遇见一位“毕摩”向他们走来，便说：“睡在路上，看他怎么走”。于是他们趟在路上，挡住了“毕摩”的去路，却说那位“毕摩”也不肯屈服，从他们身上跳了过去。一怒之下他们就把“毕摩”杀了。这位“毕摩”是黑彝威尔氏族人，威尔家知道了这件事后，便招集所有的威尔毕摩，对茨布子孙念咒。

由于威尔毕摩的念咒，茨布子孙不能在“巴且节姑”立脚了。大的六个儿子迁到了喜德则莫一带，小的一个即莫坡跟着其母逃到金阳县南瓦投奔亲戚去了。

当时，金阳南瓦乡住着一家阿来黑彝，主人叫阿来尼姑。阿来尼姑夫妇，年过六旬，膝下无子女，但家境富裕。茨布后妻即莫坡之母是阿来尼古的妻子的亲妹妹。由于阿来尼姑家没子女，便把侄子莫坡当作自己的亲生子。阿来尼姑夫妇去世以后，他家的财产包括土地、林木、畜牲、白彝、呷西、阿加，都留给了莫坡。莫坡这支就在金阳住了下来。莫坡之后裔主要与阿零、马、纳加等黑彝氏族通婚。茨布莫坡这小支，除莫坡——朴之——约曲——吾洛——吉迟一支迁居于云南省昭通地区外，其余的仍居金阳县南瓦乡。

茨布莫坡四代传人吉迟，一表人材，聪明能干，在氏族内是位有地位的青年。当时，阿来尼姑（地名，即金阳南瓦乡）住着一家地位低下的黑彝——隶使氏族。巴且氏族禁止与这家黑彝通婚。这家有非常漂亮的女儿，由于吉迟和她常在一起放羊，天长日久，俩人产生了爱情，有了私通行为。这事不到一年，就被氏族里的人发现了。氏族的“苏依”多次对吉迟进行教育，叫他与隶使家女儿断绝关系。但是人们越要把他们分开，他俩的感情就越深。最后，氏族的头人们只得到吉迟坚毅的回答：“你们叫我与她分离，除非是死。我已与她海誓山

盟，愿意同生共死，要是你们把我处死，我也只能依了。但我只求你们在处死我以前让我见她一面。”氏族头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，便召集氏族所有的成员，商议如何处罚他。大家认为这件事已败坏氏族的名誉。因此，大多数人建议处死他。但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最后，大家只得把他从氏族里驱出，让他远走高飞。

于是，吉迟带着隶使家姑娘来到了今雷波县瓦岗境内住下，开垦荒地，开创家业。不久，这个被驱逐出来的小家庭富裕起来了，他们的后裔，现有一家仍在雷波县瓦岗区，叫尼姑色古尔，他的妻子系乌沙兹莫氏族人。其余的在清朝乾隆年间迁居云南永善县去了。到永善这支，有一部份散居昭通，改姓为“卢”或“罗”，与当地彝、汉族通婚，操汉语，现有人口约一百五十人。

茨布前妻的六子迁居喜德则莫不久，茨布——阿石，茨布——阿助，茨布——布韦三支便绝嗣了。茨布——吉思，茨布——翁坡，茨布——翁者三支在喜德住了六、七代。居于则莫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白彝、呷西、阿加。那时，饲养的牲畜主要有绵羊、牛等；主要种植大麦、荞麦、洋芋等农作物。这三支主要与罗洪、瓦札、果机、朱尔等氏族通婚。

到十九世纪中叶，这三支全部迁到处于则莫乡与深沟乡交界处的圣轰莫居住下来。

翁坡一支的巴且比尼，娶一位住喜德尼波的罗洪氏族升尔一支的罗洪拉波之女为妻。生下六个儿子。长子叫伍迁（注：此“伍迁”与翁者家“伍迁”同名同姓，但不同人。）次子叫伍达，三子叫牛牛，四子叫机机，五子叫阿牛，幼子叫木支。大子二十六，幼子七岁时，两老口就相继去世了。他们六兄弟相依为命，长子伍迁又当爹又当妈。二十六岁的巴且伍迁是一

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，他在氏族内受到尊敬和称赞。在氏族外，连靖边司令邓秀廷之侄子木迁巴爷也称赞他三分。所以，木迁巴爷与巴且伍迁的关系很密切，亲如兄弟。

六兄弟中除了伍达的年龄与伍迁相差不大而外，小的几个弟弟都还不懂事。伍达脾气古怪，经常无缘无故地纠缠伍迁，伍迁对此不加理睬。因为伍迁想，他们已是没有父母的孤儿了，当哥的应该替父母给兄弟们一点温暖。

伍达一天天长大，胆子也就一天天大起来，他便与社会上的二流子混在一起，成天赌博，酗酒，家里的东西几乎被他输光，喝光了。有一天，喜德尼波罗洪家有一成员死了，伍迁前去吊唁，伍达不知从何处也跑来参加，在死者家里，两兄弟相见了。当场，伍迁教育伍达，不要跟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了。而伍达也反唇相讥。后来，伍达被伍迁带回了家。到家时，四位小弟见两个哥哥都回来了，就高兴地爬到伍迁肩上戏耍。可伍达在一旁愁眉苦脸，责怪伍迁不该带他回来，深一句，浅一句，不堪入耳的话向伍迁骂来。伍迁顿时火冒三丈，恰恰腰间带着一支手枪，便掏枪向伍达开了一枪，伍达中弹负伤。见此情景，伍迁立刻感到悔恨不已，于是，调转枪口，对准自己的胸口，正要开枪时，被他家的几个呷西拉住了。当时，伍达中弹后，才领悟到自己的过错，但后悔已来不及了。此时，他知道自己已命在旦夕，而大哥也因悔恨而寻死觅活。在临终前再三地对伍迁说：“伍迁，如果我有三长两短，你千万不能抵我一命。这事完全怪我自己，也是上天的旨意，如果你也死了，那几个弟弟就无依无靠了，你千万不能抵我一命啊！”过了两天，伍达就断气了。后来，伍迁又要寻机自杀，被人发现了。大家把他绑起来，让人守着，不让他自杀。同时，我们住喜德的茨布小氏族的全体成员召开了一个集会，商

议该怎么办？结果，大家都不愿意让伍迁抵命。这事传到喜德拉克，住喜德拉克的巴且尼哈、巴且拉图·吉克等骑马赶来，以巴且氏族的“苏依”的姿态命令道：“如伍迁不抵命，那巴且家先祖定下的规矩就从此失效了，我们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吗？”便打（杀）鸡念咒：“如巴且伍迁不抵巴且伍达的命，那就……”说完便走。我们茨布一支的成员在两头为难时，伍迁之舅罗洪拉坡瓦诺带一帮随从赶来说：“世上的任何一个人，一半是属于父亲的，一半是属于母亲的，既然伍迁是我罗洪家的外侄子，我就有权把他带走。不抵命，没关系，我们罗洪家没有这条规矩”。伍迁不愿走，其舅便硬把伍迁绑走了。关于这事，邓秀廷之侄子木千巴爷也不同意伍迁抵命，并在其中加以调解。后来，过了一年多，罗洪家才把伍迁送回来。这样，伍迁就没有抵命了。

翁坡一支从伍迁，吉思一支从达日、翁者一支从我爷爷阿体自圣轰莫迁到了现今的深沟乡落发村。翁者一支最先迁来，过后是吉思一支，最后才是翁坡一支，这一支在落发村只住了一至三代人。

迁到深沟落发村罗罗关时，伍迁已是个大名鼎鼎的人了，他依靠木千巴爷，扩充自己的势力，掠取财物。简直和年轻时判若两人了。有一次，我弟古署（记录者之父）和他俩人一起上街，在回家的路上，遇见一位从越西来的人问他俩：“两位大人，巴且伍迁在不在街上？”伍迁抢先问：“你问他干啥？”那客人道：“听说他常在街上抢劫人家的财物，如他在，我就不走了。”伍迁一听这话，高声吼道：“巴且伍迁不是我是谁？今天遇上老子，没你的好日子过”说完，掏出枪推上两颗子弹，就要朝那人开枪。站在后边一直没有开口的古署抢上前来一把拉住他，厉声谴责他：“收敛一点，人家远道而来，就

可以随便欺侮吗？”于是伍迁作罢不出声了。虽然伍迁的年龄比古署的大，但是论辈份，古署属伍迁之爷，所以伍迁对他还是尊重的。那位客人见状，连忙说声“谢谢！”就走了。据说当时，越西那边来的客人，走到小相岭丫口时，都要先打听巴且伍迁在不在家，以免遭抢。

落发村罗罗关住着一家果基氏族的人，男主人叫果基阿根，有一子一女，女儿叫果基吉玛，自小许给一黑氏家族。然而伍迁经常与她在一起，天长日久，逐渐爱上了她，依仗自己的势力，伍迁瞒着果基家和黑家，硬把吉玛抢到自己家里。后来吉玛也同意嫁给伍迁。为此，吉玛的哥（大来）嫂（巴且莫阿牛）经常责骂她，说她缺德没教养。有一天，嫂子巴且莫阿牛大骂了吉玛一顿，她的哥哥对此视而不见，羞辱之极吉玛上吊自杀了。此事传到伍迁耳里，顿感心如刀割、怒发冲冠。于是，他赶走了果基大来一家（逃往越西），霸占了他家的财产和田地。

后来，伍迁娶了一位瓦札氏族俄足朴助一支之女为妻，生有三子一女。大儿子伍若八岁那年的一个夜晚，果基大来之侄子果基使切组织了十余人，秘密潜入伍迁家寻机报仇，他们用斧头劈了伍迁两斧，伍迁当场昏了过去，他们以为伍迁已经死了，匆匆抱起伍若、迟若就跑了。当时，伍迁家有个叫索康阿牛的女奴急忙跑出来叫人，当时我们拿枪前去追赶，可是已经无济于事了。他们跑到则莫时，伍迁之舅罗洪瓦若也拿枪追赶他们，连开了几枪，只伤了对方几人。却说伍迁并没有死，第二天就醒过来了，只是上嘴唇此后一直留着一个大伤疤。

据伍若、迟若两人回忆，果基家对他俩实在太凶恨了。每天都让他俩不停地干活，如放羊、放猪、抱娃娃；吃的也孬，经常挨饿。不到半年，他俩被分开了。伍若、迟若在果基家整

整生活了一年，果基家才答应巴且家出钱换回伍若、迟若。

伍迁对家里的呷西、阿加也是较残忍的。他曾害死了两个呷西，其中一个是把男人杀了，卖了他的妻儿，弄得这家家破人亡。

伍迁在凉山民主改革时，被民兵捕去斗争。送到普格喜联农场劳改。1979年劳改期满，回到落发村，与久别二十多年的儿女，从没见过面的儿媳，孙儿孙女团聚。于1981年（七十多岁）病逝。伍迁长子巴且伍若娶了一位果基氏族拉比一支之女为妻，生有三子，伍迁的次子巴且迟若娶了一位果基氏族苏图尔苏一支之女为妻，生有二子一女，伍迁的幼子巴且康铁娶了一位瓦札氏族莫格尔工一家之女为妻，于1985年底结婚；伍迁的女儿巴且作使莫，嫁到冕宁大桥区洛伍家，生有二子。

关于茨布吉思一支，达日、曲拉两父子比较出名。达日一代从圣轰莫迁到落发村，茨布家迁到落发村的这段时间，有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男子，其余各黑彝氏族都很羡慕。达日之妻是一位果基氏族人氏，由于结婚早，达日只比曲拉大十八岁。曲拉的妻子也是果基氏族比尼阿芝一支人氏。曲拉生有二女一子，长女嫁到越西果基家；次女嫁到冕宁罗洪家；幼子叫巴且吉克，娶了一位罗洪氏族之女为妻。吉克1975年病逝，亡年不足四十岁。吉克留下一子一女，女子巴且作姑于1986年4月，吊颈身亡。吉克之妻转嫁给巴且瓦若，现有一子，五周岁。

深沟这地方，地处横断山脉东部，乡的两边是高山，两山之间夹着一条二十公里长的峡谷。谷中有一条大河，谚曰：“三百六十年，大河要改一次道”。虽然不是三百六十年，但是这大河据我所知已改过两次道。大约一百多年前，这地方两边山坡，乃至中间的峡谷都是一片大森林，常有虎、豹、狼、熊、野猪、野兔、麂子、獐子等野兽出没于森林间。谷中是一条古老的驿

道，是当时连结四川南北的交通要道，谷中有一个小驿站，叫做“等相营”，后来发展成为小街市，市外围有城墙。走完峡谷，便是与越西交界处的小相岭山脉，岭上的山坳里有三个冰积湖。关于它们，有个美丽的传说：在远古的时候，有一家人，有十个儿子，个个身强力壮聪明能干。他们十兄弟带着本族的男女老少，打猎、开垦荒地种植荞麦，于是他们这个部族富裕起来了。可是天宫家知道了这件事，认为这个部族的富裕对他家来说是件祸事。所以招集天兵天将消灭了这个部族，最后，这个部族只剩下一个老妈妈。她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，经过小相岭时，掉下了三滴泪水，由于太悲痛，三滴泪水变成了三个大湖。

在峡谷的森林里，有一些平坝，住着西番族，至今还有一些西番族的坟墓的遗址，这些人几乎都是活埋的。西番族迁走后，古侯部落的黑诺伙氏族迁来住了一段时间，同时迁来了一些汉族，直到解放后才陆续迁走。现在，等相营还有一个村的汉族。黑氏族走后，我们才迁进来的。我家迁进时，住有一家罗洪氏族、几家果基氏族。深沟足呷住着瓦札氏族的俄足村肋一支；落发村还住着巴且氏族吉石——阿木一支的翁曲——拉日一支；深沟则吉村住着吉石——约沙的曲拉——声足一支；深沟小村住着一家果基氏族。

茨布翁者一支就是我们这支。相传，翁者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是我们的祖先斤博，次子是啥名我已忘记。其后裔解放前还有两家人，名叫巴且约拉日、巴且约拿日。后来，两家人都得伤寒病死了，绝了根。我的爷爷阿听，居于则莫时，比较富有。他的母亲是一位罗洪氏族比苏无依一支人氏。爷爷从则莫迁到圣轰莫以后只住了六、七年，就迁到了落发村。从则莫迁走时，把土地卖给了自属白彝迪日氏族人家。当时，爷爷白

彝、阿加共有一百户左右，大部是迪日和依火氏族，有几家留居则莫，其余的迪日、依伙都跟随爷爷迁到落发村。

爷爷迁居落发村的时候，家里所有的金银都拿出买地了，有的是耕地、有些是荒地、有的是森林。爷爷发动所属白彝、阿加、呷西开辟了很大一片荒地，用来种荞麦、大麦、洋芋、园根等作物，后来在此基础上，又开辟了一些荒地。

我爷爷阿听之妻是罗洪氏族阿木阿勒一支人氏。生有两子，长子是我生父，叫依达，次子叫依里。父亲先娶了一位朱尔氏族之女，生有二女一子，大姐巴且牛牛，嫁到则莫朱尔家，后来朱尔家被邓秀廷所迫迁居木里县，我大姐也就跟着去了，现她的两个女儿还在木里县，都嫁到罗洪家，现在她们都老了。二姐巴且甲甲，嫁到冕宁河边罗洪氏族俄角朴地家，现已没有后裔了。我哥巴且古哈，二十一岁就得伤寒病死了，有一个儿子，即巴且达尼，现在金阳县公安局工作。我的叔父巴且依里，娶了一位罗洪氏族俄角朴地（住冕宁河边）一支之女为妻。就是我的生母。伯父有两个女儿，老大即有四姐巴且呷呷，先嫁到罗洪氏族阿木阿勒一家，后来转嫁到瓦札氏族莫格尔工一家。现已七十四岁，住喜德贺波洛，无子女；老二即我五姐巴且伍呷，嫁到本村果基氏族家。生有二子，长子和她本人，在1960年困难时期饿死了。次子叫果基拉洛，现住在石棉县。

听说，爷爷阿听去世后，我家就没有像往日那样平安幸福了。爷爷死后不久的一天，伯父依里与一个呷西上山放羊，遇上了与巴且吉石——约沙一支有矛盾的罗洪氏族俄角朱朱一支的两个人。俩人知道伯父是巴且，便开枪打死了伯父。此事不到一年，则莫朱尔氏族所属白彝的一个女儿，许配给落发村的翁姑家。由于男的长得丑，女的不肯前来。因为我父亲的前妻是